

希疆中確記

四



浙江文艺出版社

司马翎作品集



素还真
英雄记

四

「台湾」司马翎 著

侠

目 录

第一章	池中之龙·····	1
第二章	绝壑天牢·····	26
第三章	廿四疯神·····	51
第四章	美艳夫人·····	76
第五章	九嶷天险·····	100
第六章	洞里乾坤·····	124
第七章	姊妹成仇·····	146
第八章	夫妻陌路·····	171
第九章	情海波澜·····	191
第十章	大漠风云·····	203
第十一章	痴人痴事·····	235
第十二章	奇才奇遇·····	258
第十三章	名驹归主·····	280
第十四章	玉猫从贼·····	301
第十五章	阁主离魂·····	325
第十六章	妃子销愁·····	346
第十七章	擒贼伸冤·····	369
第十八章	自刎明志·····	390
第十九章	玉虚观主·····	413
第二十章	缠夹先生·····	434

第二十一章	千古奇观	457
第二十二章	死里逃生	478
第二十三章	英雄逞雄	501
第二十四章	将军扬威	522
第二十五章	伊人何处	544
第二十六章	小楼春迟	564
第二十七章	恨不相逢未嫁时	587
第二十八章	悲莫悲兮生别离	608
第二十九章	杀气腾腾	630
第三十章	魔难重重	651
第三十一章	悬崖逼供	673
第三十二章	追踪查证	694
第三十三章	宝藏秘图	716
第三十四章	财神之墓	738
第三十五章	不同凡响	760
第三十六章	生死以之	782
第三十七章	火舌神剑	804
第三十八章	玉骨折扇	825
第三十九章	原形毕露	848
第四十章	母女之间	869
第四十一章	各有千秋	891
第四十二章	恩怨难言	913
第四十三章	壮志争雄	936
第四十四章	帝疆驱魔	958

第四十五章	金蝉脱壳·····	981
第四十六章	道长魔消·····	1002
第四十七章	廿年之约·····	1024
第四十八章	老少两绝·····	1045
第四十九章	圣雄之逝·····	1069
第五十章	人间尤物·····	1090
第五十一章	诗情鞭意·····	1113
第五十二章	红颜祸水·····	1134
第五十三章	一睹为快·····	1157
第五十四章	用心何苦·····	1178
第五十五章	吟诗考武·····	1201
第五十六章	儿女英雄·····	1222
第五十七章	无名身世·····	1245
第五十八章	回头是岸·····	1266
第五十九章	洞天福地·····	1289
第六十章	帝疆争雄·····	1309
代后记	一代宗师司马翎·····	1334

俠

45 金蝉脱壳

众人再看了一会，但见那一群魔宫侍者越发疯狂，圈外已有许多对在一旁当众作出苟合之事，鼓乐之声更是急促。他们觉得没有什么看头，相视一笑，吴遐抓住少年舟子手臂，提将起来，五人一齐回到海边。

他们让那少年舟子好好休息一夜，次日清晨，老赌徒吴遐传授他两招擒拿手法，极是诡奇奥妙。那少年舟子中午时分已经学会，但他一直练到黄昏时才肯罢手。

吴遐一直坐在旁边陪他，见他已经练得十分纯熟，歇下来休息，便道：“你今晚好好休息，明日就轮到凌波父传授你绝艺，那时第二次打赌开始，只要你博得他们三人都点头赞许，我就传你一个保存寿命，不致英年夭折的法门，如若你输了，那就只好任你自生自灭了……”

少年舟子道：“吴老爹的话说小人字字记在心中，自当竭智尽力去做。”

吴遐又道：“你莫看轻我传授与你的两手擒拿手法，要知这也是我平生得意绝技之一，每当我们三年一次印证武功，比拳论剑之时，如是较量拳脚，我总是以这自创的神拿八法和他们周旋，他们每一着杀手都得含蓄全身功力，是以功力越高，招数威力越大，但我却有点不同，只要具有内功底子，眼明手快，就可以施展这神拿八法，也就是说以巧补拙，以短胜长……”

少年舟子立刻欠身问道：“请问这八字要诀作何解释？”

吴遐道：“我用不着逐个字解释，只须泛泛一提，你就会明白

了，试想他们每一招出手都含蕴绝强威力，用足平生功夫，只要一招胜敌，对方非死即伤，但我的神拿八法完全走的巧快路子，赢了敌人，也至多把敌人脉穴关节拿住，不会立刻受伤而死，故此你可从这威力大小之间，看出其中关键！”

少年舟子用心思索了一阵，躬身道：“小人明白啦！”

吴遐点点头，道：“你回船上休息吧，我得赶去魔宫那边瞧瞧有什么新奇物事，能够使那三位老兄流连忘返……”

这时鼓乐之声仍然响彻云霄，自昨日傍晚以迄如今，一直不曾停过，至于那丘顶上的魔镜长老叶如则一直闭目趺坐，宛如死人，老赌徒吴遐赶去魔宫之时，最近时离那叶如约是十五六丈，凝神查听之下，叶如尚有极为轻微的呼吸，当下肚中冷笑一下，扬长自去。

鼓乐之声直到入夜时才突然停止，帝疆四绝见那数十魔宫侍者个个倒在地上，横七竖八，分明是筋疲力尽，也不加理睬，径自回到海边。

这一夜毫无事故，第二日清晨，另一面海边传来噪杂之声，接着两艘大船的船桅都向海中移动。

四位绝世高手相视一笑，心中都明白那魔镜长老叶如的心腹亲信无法劝止其余之人留下一艘大船给他。这一回他纵然接得住少年舟子的十二招，但只要他们不肯带他离开，这妖人势必要长因此岛之上。

凌波父开始传授绝艺给那少年舟子，蓝、吴、葛三老则走开一旁闲谈。谈了不久，这三位当世第一高手都一齐发觉趺坐丘顶的魔镜长老叶如，当真是连呼吸也停顿了。

这叶如曾经在昨夜向手下侍者说过他要练一种神功的最后一段功夫，其时无声无息，宛如死人。但自后他盘膝趺坐，仍然有呼吸之声。

帝疆四绝本来暗暗重视这叶如所练之神功，可是由于他一直

都有呼吸之声，他们因想叶如大概是功力不足，所以无法达到枯坐如死的境界，是以都松弛了戒备之心。

现下这叶如真达到无声无息，呼吸停顿的境界，这教他们如何不惕然震凛。蓝、葛、吴三人各自散开，然后凝神寻思那叶如到底练的是什么神功？

凌波父在海滨一角传授绝艺与那少年舟子，他最负盛名的是“十二散手”，但这十二散手必须揉合“修罗七诀”才能千变万化，妙用无穷。若果这少年舟子是他的传人爱徒，又不限于时间，自然会将这两门武学秘艺一古脑传授给他。目下限于时间短促，纵是有心传授，只怕他学得多了，反而无法应用。

因此他下手传艺之前，已经仔细想过，要是他不传以十二散手的绝招，又怕别人说他藏私，气量太小，故此想出了变通之法。

少年舟子先向他恭恭敬敬行了大礼，凌波父负手伫立在沙滩上，海风吹拂起他月白色的长衫，潇洒俊逸，矫然不群，虽是中年光景之人，但那飘逸英俊的影子，依然教人一见难忘。

他道：“我们四人的姓名来历，料老赌徒已经跟你说过，我不消多说了，你可记得我以什么手法跟他们争一日之长短么？”

少年舟子道：“凌老爹是以十二散手著称——”

凌波父意态舒徐地颌首道：“难为你还记得，现在我就传你十二散手中的‘天马行空’、‘逝水如斯’和‘红窗日永’三招，这三招均以‘借势’及‘圈打’两大要诀变化运用，事实上自然还有许多奇正变化，但这都得等你自己参悟了！”

这少年舟子只知他们个个本领通天，他们说什么就是什么，哪里晓得自己这番盖世奇缘，实在是千百年绝无仅有之事，当下凝神定虑，小心聆听凌波父三招散手的微旨要诀。

这少年舟子能够得到这四位当世奇人赏识，传以武功，自然也是天生颖悟，聪明过人之辈。他明知这四位奇人之中，要以老赌徒吴遐心肠最为慈善，对他最好，因此他的打赌绝非无缘无故，

何况他特别将“传授保全寿元，不致英年夭折”这话说过两遍，其中必有深意无疑。

因此他晓得必须竭智殚精，全力以赴，务求打赌得胜。

凌波父哪知有此内情，见他态度恭顺，而又热切万分，以为这少年知道他的十二散手举世无匹，所以特别用心，不由得心中欢喜，便说得更加详尽，反复晓喻，态度也特别和蔼。

这三招天下第一的掌法，一日之间就被那少年舟子学会，另外自己苦练了半日，已经十分纯熟，随时可以出手施展。

这少年舟子并非禀赋比二十余年以后的无名氏还高，而是一来凌波父将这三招散手简化，单单运用“借势”及“圈打”两诀在其中贯通求变，在招数上已经易学得多了。二来这十二散手乃是凌波父独家武功，此刻由他自己亲身传授，不但一招一式出手比划，而且少年舟子依样比划时架式或出劲发力有些微错误，都立刻可以纠正。这比之二十余年后无名氏仅由凌玉姬口头传授自是相去不可以道里计了。

第三日中午时分，应该由蓝大先生开始，凌波父这时才含笑离开少年舟子，吴遐过去一问，凌波父点头道：“这孩子真不错——”

蓝大先生一向十分严肃，不苟言笑。板起面孔，冷峻地将他平生得意绝艺三才神指的三招指上功夫传授给他。

那三才神指分为天才三指、地才三指和人才三指，各具神通威力，乃是普天之下最最上乘的点穴功夫，兼且可以克制任何兵器。

这蓝大先生将“人才三指”传与那少年舟子，步眼手法倒不十分困难，只是这少年舟子不懂人身穴道，却是十分棘手的难题。

那少年舟子虽是竭尽心智，仍然难以上手，一直学到翌日中午，按照规定，还有半日时间就得由葛山堂传授。

蓝大先生虽是十分严肃冷峻，但教了整整一日，无论那少年

舟子如何错误百出，使劲不对，总不曾出言斥责过一句，这等大度容忍的涵养，实在罕见。

看看已过了正午，少年舟子越弄越糟，简直不成章法。蓝大先生忽然轻叹一声，道：“你学不会我这人才三指，不但我要被他们暗暗责怪，对于你自己更是极大损失……”

少年舟子双膝跪倒，道：“小人资质愚劣，有负蓝老爹苦心，实在该死！”

蓝商一点点头，道：“你倒是个明白事理的人……”

他遥望着蓝天碧海，寻思了一下，又道：“既是如此，我可以变通一下，那就是目下你只要用心学熟一招指法，其余两招我将口诀姿式写在纸上，待你日后自行参悟便了！”

那少年舟子大喜过望，连连叩谢。

他虽是学足了一日有余还学不会三招，但片刻之后，却学会了一招，施展之时中规中矩，蓝商一大为赞许，着他勤加演练，自己却站在一边瞧看，随时加以修正指点。

自来武学之中最细致精微的手法要算“指法”为首，因此蓝大先生独步宇内的“三才神指”虽然祇有九招之多，而且每一招之中又有若干变化，可是由于太过细腻精微，故此初学之人，但觉招招相似，极是难以区别。尤其这指上功力招招不离点穴闭脉，这少年舟子对人身穴道毫无所识，自然又难上加难。目下他只单学一招，仅须牢牢记住三种变化，如此一来不会混淆误差。

二来容易记住，此所以不久工夫，就学会了这一招。

他练到晚上，已经十分纯熟，可以随意发指攻敌，蓝大先生甚是满意，着他好好休息一晚，便自走开。

老赌徒吴遐马上就找到蓝大先生询问情形，蓝大先生点点头道：“这孩子很不错，已将兄弟的指法学去三招了！”

吴遐惊讶一笑道：“此子真了不起，我原以为蓝兄这一关决计过不了呢！”

当晚帝疆四绝各自散布在魔镜长老叶如打坐的山丘四周，果然如那叶如所料，这四个冠绝一代的武学大宗师没有一个走近三十丈之内。可是他们又不服气，都觉得这魔镜长老叶如练的神功居然连自己也想不出来，实在大是丢人，所以各自散在山丘四周趺坐，整夜查听他的动静声息，希望找出一点头绪以便猜测他练的是哪一门玄妙神功。

但整整一夜过去，没有一个人查听到一点点声息，如果他们不是明明见到叶如还在丘顶盘膝打坐的话，当真会以为那丘顶上根本没有活人。

第二日清晨，少年舟子找到矮神葛山堂，这时的少年舟子不但内功深厚，而且已学会了一招剑法，两招擒拿，三招散手掌法和一招指法。虽然数目甚少，可是这些掌指剑法无一不是冠绝当代的招数，每一招包含之广，就等如武林门派的一套秘传家数一般。

矮神葛山掌这一日传授的是“十八路天罡腿法”中的三招。其中一招“掠影三踢”乃是纯粹进攻的招式，其余两招一是“弱柳摇风”，一是“千里关山”，乃是两种极为神妙步法，兼有克敌制胜和脱逸撤退之妙。

那少年舟子如果一开始时便学这三招腿法，不但难以明了其中奥妙，同时也难以记住，更别说运用出来对敌交锋了。

但现在才学这三招腿法，却有锦上添花，事半功倍之妙。少年舟子只学了半日，就完全学会，尤其是那威力绝大的“掠影三踢”，更是学得维妙维肖，已得神髓。

矮神葛山堂乃是一代宗师，自然知道他如此迅快就学会三招的原因，在旁边瞧了一会，见他演练之际已经功力十足，纯熟已极，忽然想到明日此子与那魔镜长老叶如对敌之时，最后一定仗着这三招腿法取胜，心中暗暗欢喜，径自走开。

老赌徒吴遐找到他问道：“那孩子还不错吧？”

葛山堂得意洋洋，道：“当真不错，你是出名的老赌徒，什么都爱赌上一下，我们不妨赌一赌那孩子明日之战最后用那个人的招数击败叶如？”

老赌徒吴遐哈哈一笑，道：“老赌徒一生就爱跟人打赌，只看你是不是当真有这胆子？”

葛山堂道：“自然是当真啦！”

老赌徒吴遐立刻接口道：“只要你敢赌就行啦，我赌他以你的腿法最后创敌取胜，我们的赌注是什么？”

葛山堂愣一下，道：“什么？你赌的是我？”

老赌徒吴遐大笑道：“不错，我赌他用你的腿法，你敢不敢下注？”

葛山堂哈哈一笑，道：“算我输啦，你真是鬼精灵。”

老赌徒吴遐摸一摸秃头，叹口气道：“但老赌徒已经输了一场。”

葛山堂虽然看他说话时摸着山羊胡子，摇晃着秃头，装出滑稽的忧郁之状，却深信此人决不会打诳，不觉失惊道：“你老赌徒也会赌输的么？输给谁了？”

吴遐用力扯拔颌下的山羊胡子，道：“唉，老葛你不是外人，我不妨坦白告诉你，老赌徒一生爱跟人打赌，却总是输多赢少，你可知是什么缘故？”

葛山堂听得迷迷糊糊，茫然道：“是什么缘故？”

吴遐哈哈一笑，又回复他一向滑稽玩世的神情，道：“一来是老赌徒自己爱输，二来是老赌徒专门下注在输面较大的一边，希望应败而反胜，则乐在其中……”

葛山堂嘿然无语，隔了一阵，才道：“你这种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胸襟虽然不是常人可及，但留神有一天输不起的时候，哼，哼……”

他面色一沉，径自走了，吴遐也不以为意，微微一笑，向海

边走去。原来葛山堂所以忽然会大发脾气之故，实因老赌徒在帝疆四绝多次比拳论剑时，常常当徒手相搏处于下风之时，忽然敞开门户，任得对方攻向身上。他的内功一向以霸道见长，专门借力打力，一方面又能移经换穴，不怕受伤。其余的三人虽是功力极高，但每逢如此情形，总不敢当真击中他身体，这一来辛辛苦苦才能占先的局面又化为乌有，这正是老赌徒使出看家本领跟对方“赌命”的惊人之举！

而他每一次总是赌赢了，认真讲究起来，他此举无异是应败反胜的赌法，此所以葛山堂立刻浮起幸幸之色，说他总有一天碰上输不起之时，意思便是隐指他输了性命。

吴遐走到海边，只见那少年舟子在沙滩上奔走窜跃，勤奋苦练，便朗声道：“孩子你第二场赌赢啦！”

少年舟子奔过来，跪下行礼，道：“吴老爹就传与小人那保全寿元的法门吧！”

吴遐微微一笑，道：“你放心勤练我们传授的武功，等到这儿之事告一段落，我们各自分手之时，我才将法门传授与你。暂时还用不着知道！”

少年舟子怔了一下，不敢多说，站了起身，忽见老赌徒吴遐眉尖微蹙，心中若有隐忧。

他一直觉得这位老赌徒吴遐最是亲切，忍不住问道：“吴老爹，可是有什么心事？”

吴遐沉吟道：“何止是我，他们三人又何尝不是像我一样！”

少年舟子迟疑一下，道：“吴老爹能不能说给小人听听？”

吴遐道：“说与你听也没有什么道理，不过，反正我们都是闷在肚子里，我还有个人可以说说，可就比他们高明一着啦……”他得意起来，不禁哈哈大笑。

笑声歇后，才道：“那魔镜长老叶如坐在山丘顶上，你是看见的了！”

少年舟子道：“他已经坐了好几天，小人日日都瞧见——”

“这就是了！”吴遐眼中闪出迷惑之色，道：“但他坐在那儿气息毫无，连呼吸脉膊都停止了，简直就不似是有个活人坐在那儿——”

少年舟子冲口道：“莫非那厮心中害怕，已经逃走了？这时坐在丘顶上的却是个假身？”

吴遐一怔神道：“如果不是那样，就是这样……”少年舟子茫然不解，凝瞪着这位外表滑稽的宇内奇人。吴遐接着道：“据他对心腹密语，说是要练一种世上无人识得的神功，这数日之内，不饮不食，不言不动，宛如死人一般。这两三日果是如此，但我们四人虽然不曾将天下各种功夫尽数练过，但这武学之道，纵是千奇百怪，彼此之间尽有大反大逆的练法，而且可以臻上乘境界。但却不能有一种与‘生命’之理相违背的。一个人如果呼吸脉膊尽皆停顿，宛如死人一般，我们四人都办得到，可以持续上三两个月之久，但回生之后，功力只有损耗而决无精进之理。此所以那厮练的神功，我们四人都猜不出是何等样的功夫，甚至连这道理都想不通。”

少年舟子茫然道：“小人只以为他是逃跑了，如果他是练的一种功夫，小人自然一点都不懂。”

吴遐突然哈哈一笑，道：“我们谈到这里就此打住，但我且问你一句，我们谈了不少话，但这些话的内容可有一句涉及他们三位传授与你的武功么？”

少年舟子肃然道：“没有，一句也没有！”

吴遐摸摸秃头，哈哈一笑：“这就是了，你好好继续用功吧！”

他飘然走开，离他们三十丈左右的一堆沙丘后面，站着葛山堂、蓝商一及凌波父三人。这三相顾一眼，葛山堂忿然作色，道：“小凌如果不跟我争辩的话，老赌徒焉会晓得我们走到此处，哼，哼，只要再听下去，我老葛不信他当真不涉及武功之事！”

凌波父俊美的面庞上泛起不悦之色，冷冷道：“老赌徒虽是玩世不恭，言动滑稽，但其实所作所为无一不是大仁大义之事，比起兄弟我天性偏激，邪邪正正可强得多了！嘿，我就不信他会趁机查探我们传授的武功……”

葛山堂恼怒地瞪他一眼，正要发话。蓝大先生情知他们再说下去，势必要打上一架，当下举手道：“两位听兄弟一言如何？”

葛山堂和凌波父齐声道：“好极了，就请蓝兄评一评这道理！”

蓝商一道：“讲到评理二字，兄弟决不敢当。我可是反其道而行之，请问两位我们刚刚从始信峰下来的是不是？”

那两人点点头，蓝商一道：“我们四人在始信峰上印证武功，达七日七夜之久，无法分出高下，大家哈哈一笑，齐齐罢手，才到这东海之中的大离岛上，是也不是？”

葛凌二人又点点头，只听蓝大先生道：“姑不论老赌徒是否查问那孩子有关我们传授的武功，但我们心中有数，他纵然查问了，对他也没有一点用处，这且不去管他。眼下我们有个难题，若然解决不了，我们四人都枉自称为当世武林大宗师啦，依兄弟看来，老赌徒也不曾解开这疑难。如果两位因一点点意见相左，动起手来，不免费时失事，徒劳无功。如若因此慢了一步，让兄弟老赌徒得到渔人之利，先一步想出了那叶如练的是什么神功，两位岂不吃亏，再说我们四人不久还有一场凶险争持，两位如果事前耗损真元，以致自陷败局，却怪不得兄弟和老赌徒占你们便宜……”

他这一番话其实只有两点显浅道理，只须两三句话就可以说完。但蓝商一明知他们都是与凡俗大异其趣之人，若果单单以利害关系劝他们息争，不一定收效，是以故意左拉右扯，滔滔说了一番话，果然话一说多了，他们心中之气渐渐平息，各自一晒，不再提及早先的争论。

一直到了次日中午，便是六日之约，那少年舟子已将帝疆四绝所传的绝艺反复练得极是纯熟，准备停当。那帝疆四绝在沙滩

上各占一角站好，命少年舟子站在当中。

葛山堂洪声喝道：“六日之期已届，叶如你还不过来作甚？”

他的声音洪亮异常，远传出去，连近处的海面上也震得波涛翻白，声势惊人！

那魔镜长老叶如头戴竹笠，身罩大红披风，盘膝跌坐在丘顶，这刻动也不动，宛如没有听见葛山堂的洪亮话声。

四位绝世奇人都暗暗皱起眉头，等了片刻，凌波父道：“这厮如果妄想以装聋作哑拖延时间，这倒好办了，只须事后多给他吃点苦头，可是……”

老赌徒吴遐接口道：“小凌之意可是生怕这厮功行未完，如若我们将他惊动，以致这厮功败垂成，此举不但于我们声誉大大有损，而且最怕是补救无从，是也不是？”

凌波父点头道：“正是此意！”

蓝商一道：“凌兄此虑大是有理。”

蓝商一续道：“以我们四人身份，焉能让那厮日后在江湖上胡乱诬蔑，说是我们怕他神功练成，无法应付，所以故意趁他无力自卫之际，暗下毒手！”

吴遐哈哈大笑，道：“老赌徒想跟诸位打个赌……”

葛山堂浓眉一挑，沉声道：“总有一日我葛山堂要跟你赌一赌性命！”

凌波父接口道：“老赌徒如何打赌法，何妨说出来听听。”

他接这句腔，分明是表示支持吴遐之意。老赌徒吴遐得意地笑一下，道：“我们四人多年来在始信峰顶比拳论剑，没有一次分得出高下，这一回机会难逢，咱们就用这妖人叶如打个赌，谁要是先猜得出叶如无声无息到底是怎么回事，就算赢了。这次赌的是各人眼力心智和胸中武学，不比等闲。是以哪一个赢了，其余的三人都得听从此人一件事，这赌注也颇是可观，只不知诸位敢不敢赌这一次？”

其余三人都晓得这老赌徒吴遐在帝疆四绝之内，素来是机智谋略允推第一。他既然提出这个打赌，定有必胜把握，是以一时都不敢立刻答腔。

老赌徒吴遐哈哈一笑，伸手在秃得发亮的头颅上摸摸拍拍，状甚得意。

凌波父首先应道：“好吧，老赌徒说得出口，兄弟自当奉陪。”蓝商一为人最是城府深沉，微微一笑，并不答腔。葛山堂处处不肯落后，应声道：“很好，就算我一份——”

当下三人六眼都凝集在蓝大先生面上，蓝商一忖道：“我如果不敢答应，显然已输了这一场。那老赌徒生性爱赌，大概非是胸有成竹……”这么一想，心中宽慰不少，便也点头答允。

老赌徒道：“咱们各以纸笔写下心中猜测交给那孩子，以一日时光为限，倘若答案相同，则以先交之人为胜！”

众人都认为此法相当公平，随即散开，各自用尽生平智慧猜想那叶如到底练些什么神功。

片刻工夫，吴遐大声道：“老赌徒答案已得，现在交给那孩子啦！”

其余三人都大感心烦意乱，只见那少年舟子站在海边，吴遐奔过去将一封柬帖交给他。

但这三人都是一代宗师之才，心中只烦乱一下，便想到吴遐虽是交卷得早，可是答案不一定就对。于是又沉住气凝思默想。

老赌徒吴遐十分轻松地走在海边走来走去，后来走到少年舟子身边，道：“孩子小心听着，我这就将保全寿元的法门告诉你——”

他用的是上乘内功传声之法，以精纯玄功将声浪化为一道声线，送入对方耳中。纵然其余的三绝站在那少年舟子身边，也无法查听得出来。

他紧接着道：“你不要露出一点神色，也不要跟我说话……”